

长篇小说

还我

卢卓录
著

挣扎在压抑中的爱情往事
借戏叙事，戏外有戏

人民日报出版社

长篇小说



卢卓录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戏 / 卢卓录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15-1444-8

I. ①家…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1490 号

书 名: 家 戏

作 者: 卢卓录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鞠天相

封面设计: 众鑫鸿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8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5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444-8

定 价: 36.00 元

序一

中国大众文学的希望所在

——序卢卓录长篇小说《家戏》

石 英

《家戏》这部长篇小说的书稿，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同志送来的。因为作者卢卓录是山西省运城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小说写的是农村发生的故事，编辑朋友认为题材属于大众文学范畴，希望我这个曾经的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其写个序言。

虽然尚未与作者直接交流，但从书稿的字里行间，能看出卢卓录同志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作者扎根农村，熟识农村生活，创作农村题材故事自当得心应手。书中，作者凭借较为扎实的文学功底，以饱含晋南地区方言韵味的质朴文字，讲述了一个有血有肉、悲欢离合、生动曲折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以溪水村文艺演出队（当地名谓家戏团）里青年男女田星来、畅黑妮、黄桂娃、何香子、赵木瓜等人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再现了当年大环境下“唯成分论”的阶级斗争学说所造成的危害：一些因出身问题受到社会歧视的农村青年，面对前路，希望渺茫，心情焦虑，苦于挣扎的生存状态，让读者在阅读中了解既往，感知历史。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农村青年渴望知识，爱好艺术，憧憬美好，追求爱情，向往婚姻自主的迫切心情和果敢勇气。小说就像书名《家戏》一样纯朴智慧：借戏叙事，戏外有戏，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令人不忍卒读。

一个农村基层支部书记能在工作之余，撰写长篇小说，并能入情入



理，既生动又隽永地将出身富农的女一号畅黑妮、出身贫农的帅哥田星来、身为“干部”子弟的女二号黄桂娃、敢作敢当的何香子、主持正义的基层领导张主任等众多当年农村中的人物形象，勾勒得活灵活现，不由让我顿生敬意。更令我感触深刻的是，像卢卓录同志这样既能主政民事，又能写出长篇小说的最基层农村干部，实属少见。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大众文学大有希望，中国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大有希望。

果然，经了解得知，卢卓录同志从事农村基层工作二十余年，心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即将出版的《家戏》，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此前已经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名《风雨情》、一部谓《天度》，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现在他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又是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可谓一位地道的“草根”艺术人才。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早已不是少数身居闹市的专职作家们闭门造车的专利。在农村、在工厂、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大众人群当中，有着不少业余文学爱好者，足以创作出与时代节奏共振的优秀作品，甚至流芳后世。这也是中国大众文学的希望所在。

（序者现任中国散文协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序二

一个农村支书的文学情怀

——从《风雨情》到《家戏》

雪 城

1

卢卓录，一个地地道道的晋南乡村干部，一个在黄河与汾河交叉地带长大、一辈子与黄土地打交道、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的人，对于我们这个风云变化的时代有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在一次次社会变革中，他不仅是参与者、实践者而且是指挥者、领导者，他领导的对象是最基层的群众，是那些被称作我们社会脊梁的农民，他们的温饱问题、他们的实际需求、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农村支书接触最多也最为头痛的问题，在这个可能连“九品芝麻官”也数不上的岗位上，他接触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他每天还不得不与生活在最基层的群众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交往，虽然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对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有着最亲密的接触，他要处理和解决许许多多来自不同方位的矛盾和事务，把精力、体力和相当一部分时间投入到那些繁琐的事务中，他做得很到位，在村支书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而没有卸任这个事实，说明他在群众中、在领导眼里，都是一个称职的干部，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他的个人品行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现实里可以提成一本书，如果有谁愿意书写的话。但是，尽管如此，他内心最向往的却是用自己的笔来书写他了解的生活，反映他内心的渴望和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

一个有着文学情结的人在当下已不被人看好，起码从现实的、实际



的层面上来说，文学不仅不可能改善此人的生活条件，还有可能因为文学而使生活发生窘困，何况是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卢卓录的勇气不能不令人叹服，他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平衡自己的角色，能一直坚持写作，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2

我和农村干部接触得不多，一方面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那些默默奉献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基层领导者，另一方面，我个人一直生活在被庄稼和土地包围的小城市，对于农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他们离我很近，我几乎天天都能从我们这里的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活动；陌生，是因为我与他们之间没有直接交流和交流的机会。2009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卢卓录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他的一本长篇小说《风雨情》。这是一本在我们这个地方被我称为“横空出世”的小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我们这里的作协担任职务已经很多年了，多年来，我们这里没有谁单独出版过属于自己的长篇小说，尽管我们这里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有更多的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但没有谁单独出版过长篇小说，所以，当我拿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先不说小说的内容和作品的质量，仅就它的长度和形式而言已经足以让我兴奋和高兴，无论如何，《风雨情》的出现添补了我们这里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空白，它虽然悄悄地来，但从我们作家协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不能轻描淡写的让它悄悄地存在，我们随即发动全市作协会员去读《风雨情》，并召开了隆重的作品研讨会，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让更多的写作者都得到激励和提高，并在研讨的过程中使卢卓录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卢卓录很谦虚地接受了大家在研讨会上对他作品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认识到了自己创作的不足和缺陷，并从大家恳切的言谈中汲取了创作经验。

《风雨情》是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的视角选定在一个叫小溪村的村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王三铜的人，这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家致富有了钱的人，有了钱的王三铜纠结在情感和理智之间，他向往爱情，却没有正确地对待爱情，在理想和现实面前，他在寻找自己的归宿。王三铜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类似于他的人的代表，他这



种人一方面有理想有追求还有头脑，另一方面却在情感与现实的矛盾中常常迷失方向。卢卓录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为我们展示了这类人的精神实质，通过小说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王三铜这类人在精神领域方面一度迷茫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原因，自己对自己把握不住，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社会，对于婚外情、对于爱情的价值观等等都处于模糊的状态，许多问题的出现，许多矛盾纠结，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来说都没有及时给予引导和解决，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错与对都无法自我判断和认知。所以，《风雨情》从捕捉社会现实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他创作的王三铜这个形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来说，《风雨情》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纯朴自然，地方特色明显。卢卓录起初用章回小说的形式环环相扣地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矛盾起因到最后化解，使用的是一套传统的写作手法，故事套故事，一章一节有条不紊。后来，他通过大家对他作品的讨论，将原先章回体改成了浑然一体的形式，作品最后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再版。

通过《风雨情》的研讨，卢卓录好像突然迸发了自己的创作激情，时过不久，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天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依然是农村题材，依然是晋南农村，所写的人物名字发生了变化，但小说的内容却依然反映的是乡村爱情。小说以主人公张巧莲、马锁娃等四个农民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爱、友谊和冲突，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天度》的主线是情，《天度》的内容也围绕着情字展开故事情节，“情”在小说里不断地发生转变，又在转变中得到了升华。

3

《家戏》是卢卓录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如果说《风雨情》、《天度》都围绕着一个情字来展开故事情节，那么，《家戏》在表达一段深情往事时更纯粹一些，小说整体上没有“情”以外的枝节，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紧紧围绕黑妮和田星来的爱情故事进行描述。



《家戏》最成功的地方是它的语言特色。卢卓录在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优美语言的同时，把大量晋南农村的方言土语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使《家戏》更具地方特色也更符合人物性格的表现。卢卓录在使用语言时没有刻意的运用词汇，读《家戏》如一个我们熟悉的人在和你面对面的进行着言语交流，他讲着你听着，是那样自然和亲切，我们习惯了口语，从他的笔下自然流出，更增添了我们对作品的好感，我个人的感受在这方面可能更强烈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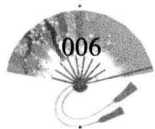
《家戏》的结构比起前两部小说来说更完整，也更紧凑。《家戏》采取的是倒叙的方式，通过回忆完成了故事的交待。这种结构虽然已被众多的人使用过，谈不上创新更谈不上新奇，可是，越是用老的、旧的方式进行创作，并赋予这种方式以新的内容，通过实实在在的描写和叙述来赢得读者，才更显功力。越是笨拙越显厚重，这也是《家戏》取得成功的一个特点。

4

卢卓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着他对文学的理解和热爱。

卢卓录常说：我从事文学创作就是因为喜爱。抱着这样的心态进行创作，由喜爱而书写，他才能自然地想到什么就去写什么，至于文学能给他带来什么或什么也没有带来，不是他考虑的东西。他因为喜爱文学，就特别崇拜那些有创作成就的人，至于自己的创作，他没有刻意要怎样，所以，从《风雨情》到《家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创作有许多随意的地方，这也是他创作的不足之处。虽然他没有功利的想法，这一出发点很好，写作本来就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但是，文学创作毕竟是创作，如果不去有意识地增强写作技巧，不从他人的创作经验中汲取营养，其作品难免在形式上或创新上给人陈旧的感觉，相信他会在以后的创作里更加自觉地把自愿的行为纳入到自觉的行动中去，这个过程是每一个成熟的作家必然要走的路。

三年来，他每年给我们贡献一部长篇小说，他的激情不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和炽热。我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常提醒他不要把步子迈那么快，要沉淀一下心情，而事实上，一个年过花甲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我们现在可能还无法真正体会和切身



感受得到。不过，说心里话，愿卢卓录在可能的情况下，用更加自觉的行动去写他的下一部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目前已经开始新创作的构思，祝他的新作有更大的突破。

（序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会员，河津市文联主席）



这年的正月十五，与往年的正月十五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溪水村的家戏在圆月初上之时就要开演了。

大街小巷走亲串友的人都在议论着今晚的演出，虽然是家戏，虽然年年都唱那儿出戏文，但溪水村的家戏却依然年年都吸引着周边村庄的人们，人们纷纷前去村北的舞台等着看戏。

舞台是新建的，早年的那个露天舞台被那年的一场大雨淋透了，加上狂风，舞台在风雨中摇摇欲坠，雨没停，舞台就坍塌了。舞台是溪水人劳作之余娱乐的场所，没有了舞台溪水人就像失去了一件宝贝，大家纷纷要求集资盖舞台。这些年村子富了，集体资金积累了一大堆，村委会经过再三商量，没有让村民们掏一分钱，在露天舞台的旧址上盖起了现在这个多功能的室内舞台。村委给它命名“溪水村文化活动中心”，但老辈人对露天舞台有着深厚的情感，依然叫它舞台。现在，去溪水村看戏，雨天淋不着，雪天冻不着，坐在里面那可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享受。

溪水村的家戏历史已久。老辈们爱听戏，爱听蒲剧那拉长了腔的高调，高亢的声腔是溪水人的最爱。“不听家乡戏，白活一辈子。”这是溪水村的一句老话。

溪水村的家戏团是村上组织的，戏团里的服装道具样样齐全，早年的团长是席仕仁。席仕仁虽为团长，但家戏团的人员得由村上来定。

多少年过去了，溪水村的家戏团换了一茬又一茬人，中间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曲曲折折，有一段时期还停演过，但现在的家戏团，人更年轻了，演员的表演更趋专业，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像是经过正规打磨出来的一样。因此，每年正月去溪水村看戏不仅是溪水人的乐事，也是周边村民们的一件乐事。



天渐渐地黑了。

人流中，田星来穿着大衣，头戴棉帽，脖子上围一条长长的带有花纹的围巾。他虽已年近古稀，但与众不同的打扮，还是很招人眼目，人流中不少目光向他投去。田星来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了似的，一道又一道，花白的眉毛中有几根长的眉毛弯曲着从眼角处垂挂下来。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历经岁月苍桑，却遮不住他年轻时候的帅气。过去丰满的鼻梁虽然不再那么高挺，但依然笔直，性感的胡须虽已花白，但浓浓的排列在下巴处。他胳膊肘挟着个电镀的小椅子，走起路来身板笔挺，那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年轻时不是习过武就是唱过戏的。

田星来走到舞台前，那里已放了很多椅凳，是村民们早早占好的位置。他四处看看，发现前排有一个空位，便走过去，放下他的小椅子，坐下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他一边打火点烟，一边悄悄地挪了挪他身边的小凳，然后双臂抱胸一口一口地吸烟。

夜幕拉下了。人们叽叽喳喳进来找寻着各自的椅凳。舞台上的灯亮了，把台前垂下的红绒大幕照了个彤红。

观众越来越多，舞台下一片哄哄声。小孩挤在人群中哭闹戏笑，年迈的老头、老太婆拄了拐杖，在儿女们的挽扶下，你挤我拥找自己的位子。

年轻的男女是不去中间凑那份热闹的，他们大多站在门口或到通道最后排挤在一起说说笑笑。

舞台外面摆了很多小摊，有卖烧饼的，有卖热锅子烩菜、羊汤的，有卖小笼包子，有卖炒葵花籽、花生的，还有卖钢锅爆了的爆米花，摊主们高声喊着招揽着自己的生意。屋外的叫卖声、说笑声和屋内小孩的闹叫声响成一片，舞台里外热闹非凡。

要开戏了。女报幕员神采奕奕出场，先向观众深鞠一躬，再用甜美清亮的嗓音讲道：“观众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年年元宵月无缺，岁岁玉兔跃皓环。昔日嫦娥舒广袖，今夜万户乐团圆。在这个传统佳节夜，我们溪水村家戏团为大家演出的剧目是本戏《铡美案》。请观众朋友们欣赏。”

随后乐起。现在的乐队够气派了，有近二十号人。乐队的片夹师傅张军子在乐池里把板打得一串急响，只见他把板锤高举过头，片叶子在



手上翻动如飞，哒、哒、哒一串接一串的急响，调动了戏前的气氛。在他有板有眼的节奏控制下，板胡、二胡、中胡、三弦、大小提琴、竹笛、管号一起响了起来。

幕布徐徐拉开。

台下的观众马上肃静了下来。剧情在一幕幕地进行着。这是老戏，台下许多老年观众不仅熟悉戏文而且熟悉唱腔，哪段唱不到位就会引起嘘声一片，哪段唱出了新意马上会引起一片叫好。嘘声叫好声交替起伏，观众的情绪也变得松弛下来，有人抽起烟来，小孩子要吃冰糖葫芦，老人要出去小解，观众群里就有了人影走动。

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故事许多观众都耳熟能详，但就是这样的戏，还是照样吸引着他们。喜欢听戏的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已不再注重戏文的内容，更多的时候他们只喜欢唱戏的那种腔调，感受声调里的韵味，那腔调就是乡音。

田星来坐在前排。这出戏，他排过也演过，戏里的剧情他都能倒背如流。

戏中，秦香莲唱道：

接过来这杯茶我心中乱如麻

夫君京都招驸马

我流落宫院抱琵琶

可恨他一朝成富贵忘恩负义

他，他弃结发

这杯茶我不用倾倒地

……

田星来发现自己的眼眶是湿润的，他一直端坐着的身子开始佝偻了下去，他悄悄擦了擦眼泪，低头时他眼前一片黑暗，一个也唱过这出戏的女人闪现在他的脑际。多少年了，往事都已过去了很久，但听着戏，好像那些过往的岁月就象昨天一样。

他想起了畅黑妮，想起了与他一起唱这段戏的畅黑妮。他怎么能不想起她呢？



2 遥远的往事勾起了田星来的回忆。

虽然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但田星来还是伤感地从他的座位上起身。他不能再往下看戏了，他提起自己的电镀小椅子，一步步挪出剧场，外面还是一片热闹，巷道里的路灯亮着，斜斜地照着他的身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正是人们热闹地相互斗争的年月。那时的畅黑妮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家。她人长得可是一个白溜，叫黑妮是因为乡村有一个习俗，怕白净的孩子早夭折，故意起个相反的名字。她不仅有张白净的脸，一根根顺溜的眉毛也像是被镶嵌上去的一样，眼睛大大的，眼皮像刻着双线，睫毛伸出眼帘，瞳孔的黑仁占去眼眸的大半。通直的鼻梁，鼻尖隆起，嘴唇线条分明，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因为有白玉般的肤色，身材又苗条，两条油黑乌亮的辫子更突显了她的朝气。她天生还有一副好嗓子，记忆力又好，戏文听几遍就会印在脑子里。

可是，她家的出身不好，是富农成分。那时对一个人来说，家庭成分不好可是个致命的问题，她没法改变这个事实。虽然她喜爱文艺，虽然她也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但她的出身却使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溪水村地处偏远，村里的青年人大都待在家里务农，没机会外出。劳作之余，除了学习文件聆听指示，除了高音喇叭天天在叫，年纪大的在村里老槐树底下棋、栽盘，人们没有别的事可做。单调的生活，使年轻人的激情啊热血啊不知道怎样释放。

那时，溪水村家戏团要演革命现代戏，就在村舞台贴了个告示，招演员和乐手。畅黑妮看到了那个告示，犹豫着去不去应聘，她在那个告示前徘徊了半天，还是鼓着勇气去了。



团长席仕仁坐在那里，还有村里的其他领导，他们坐成一排，一个个面试，拉胡的吹笛的打板的一一上来表演，畅黑妮唱了一段老戏，她动作和表情都很到位，虽然是清唱，但老天给的好嗓子让她一开腔就震惊四座，面试算过关了。

过了面试关，就该政审了。政审的时候，有人悄悄说了句她家是富农成分，这一下让其他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富农？那就考虑考虑吧。”有人这样说了一句。

畅黑妮红着脸、低着头从人群里挤出来，泪水淹住了她的双眼。此刻，她恨透了她的家庭，“黑五类”子弟的帽子在此刻才让她明白自己的确和别人不一样。她挤出人群，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此时，雀跃着、蹦跳着的何香子，拿着一张白纸上写着她政审通过的证书高喊着：“我被应聘了！”。

畅黑妮听到何香子的高叫，自己的脖子先缩短了几分，她低着头匆匆往前小跑。

何香子的喊声和她那炫耀地举动，让沮丧失意的畅黑妮更多了几分感伤。她揉了揉未干的泪眼，跺了跺脚，头也没抬便跑到了村外。

何香子根本没意识到她的叫喊声对畅黑妮刺激有多大，也根本没见到畅黑妮离开招聘现场向外跑去的身影。这会儿她只顾释放自己的激动。如果发现畅黑妮失意伤感的神情，她一定不会只顾自己高兴，一定会去安抚自己的好朋友。她们俩从小长大，时常转脚就到了一起，玩闹、上学，从未分离，情同姐妹。

何香子兴奋之余，果然想起了畅黑妮。她四处看了，现场不见了畅黑妮的踪影。



3 冬天的原野一派肃穆景象，刚落了雪的地面上，铺着二指厚的积雪。天阴沉着，看来不像有放晴的可能。

畅黑妮穿过黄河岸畔的西沟，沟两边长满了荆棘，枝上挂着风干了的酸枣儿。酸枣儿在落了雪的枝头上，透出红红的小脑袋。那一颗颗红红的小脑袋，点缀了沟坡上的景色。鸟儿飞过又落下，啄那红红的干枣。

畅黑妮没有心思去理会那些鸟呀、果呀、雪呀，此刻，即便有天籁之声在耳边回响，也无法冲进她的耳朵。

畅黑妮漫无目的地在雪地上走着，雪地上留下了她长长的、一浅一深的脚印，一个个清晰的脚印排成了两条弯曲的线。

黄河挡住了畅黑妮的脚步。

河岸上堆满乱石，防洪河堤筑砌的是那样地严实。石头被铁丝网笼着，像蜘蛛吐下的丝那样密集地罩着堆砌的石块。河水没有了夏日的狂暴与狰狞，平缓地流着。岸边薄冰凝冻，给一块块石头戴上了冰帽。雪落在冰面上，绒绒的像雏鸟身上的羽毛。

畅黑妮蜷着双手，缩进袖口里。头上的两条粗壮的辫子，生硬地拖在肩上。她站在雪地里，像一片飘来未干枯的树叶。她将头缩进领口里，嘴里不停地哈着气，哈出的气又慢慢从眼前散去。雪是那樣的洁白，照得她只好眯着眼。不知是冷气逼人，还是她恨怨的心未能平静，眯着的眼皮下又有泪水流出。

畅黑妮在雪地里站了很久，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直到她的脚被冻得麻木了，她才在地上轻轻踢了踢。跺了跺脚，她又往河边走去，弯身坐在岸边，泪眼直盯盯地望着流动的河水，心潮跟着河水一阵一阵泛着漪涟。谁个贫下中农家庭缺少女孩，把我要过去，



为他们做了女儿；谁个革命干部家庭缺少女孩，把我带去他家，都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好啊。她抬起头，看着天空，心里想着，鸟儿呀！你只顾自己翱翔，自由自在；她又低头看着河水，鱼儿呀！你只顾自己畅游，得心乐哉，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让我也和你们一样多好啊。

畅黑妮想着想着，不由地从地上捡了块小石头，愤愤地、在被雪覆盖的沙石地上反复写着“恨、怨”两个字，写着还牙齿咬的咯咯响，嘴里又不停地念叨着：“我恨死了，恨死女娲娘娘把我送入这个‘黑五类’家庭，让我落到了这步田地，我恨！我恨！我恨死了！！！……”

河岸刮起风来，呜呜的风卷起地上的落雪，漫天飞舞。雪随风势飘去，从雪飘去的方向看，是东风，看样子雪还要继续下。

风不停地刮着，天边吹来了厚厚的云层，说话间就又下起了大雪。

端坐在河岸的畅黑妮，被鹅毛状的雪片裹围着。很快，她的头顶上衣服上都落满了雪花。畅黑妮抖了抖身子，抖去的雪花又被空中飞来的重新覆盖着。忽然，河中间飞落了一群野鸭，争相着把头扎进河水里，一会儿，又扇动着翅膀在河面上走，那步态着实招人可爱，但畅黑妮都没有放到心里去。

天近中午了，畅黑妮心中的恨怨还没有消散下去，她拖着沉重的身子在云沉雪飘的天色里，慢慢向着家的方向，一步重似一步的走着。

